

中国 古 代 神 话

袁珂 著

华夏出版社



中
國
古
代
神
話



袁 珂 / 著

華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神话 / 袁珂著 . - 北京 : 华夏出版社 , 2003.12

ISBN 7-5080-3233-0

I . 中… II . 袁… III . 神话 - 作品集 - 中国 - 古代 IV . I27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86421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 经销

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787×1092 1/16 开本 22.75 印张 300 千字 插页 2

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9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定价:48.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序

晚辈给前辈写序，于我看实在有违伦常，而约这篇稿子的编辑却坚持说，写这样的序还是有裨益的——至少它能创造一种“阅读张力”，令读者在“张力”中理解时代变化背景中神话学研究的价值。我无言以对，放下电话，翻到《中国古代神话》清样的最后几页，读到袁老的儿子袁思成先生的纪念文章。文章说：“2001年7月14日中午1点50分时，父亲袁珂匆忙地走了，让人感到非常意外。顿时，我泪如泉涌，任凭悲伤的泪水大湿衣裳……让我难以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记得袁老逝世的那天，我游荡于法国南部的山地中，是后来才得知这个消息的。我与袁老非亲非故，但他的仙逝也令我悲痛。请允许我借这写序的机会表明，我深感袁先生这一走，是中国人文学界的大损失。

在我这代学者中，若是对中国古史有爱好的，总是会知道袁珂这个名字。袁先生是中国最知名的神话学家之一。他1916年出生，故乡在四川新繁，经历坎坷。他曾用笔名丙生、高标、袁展等，发表大量文艺学和神话学作品。他曾作为文艺家，在中国作协重庆分会从事专业创作，1979年，他的学者地位终于得到确认，他也被调到四川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从事神话学、民间文艺学和文学的研究和创作工作。后来，袁先生任中国神话学会会长。

我未曾有幸亲耳聆听袁先生的教导，对他的生平和学衔也是间接了解到的。不过，从少年时代起，我已开始阅读他写的书。那时我爱好神话传说，买来看的书中，有希腊的星座故事，也有欧洲神话及袁先生用简练、通达、优美的文字重新叙述的中国古史传说。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在东南沿海“岛城”厦门学习考古学和人类学，离袁先生居住和工作的四川盆地遥遥数千里，在远方进一步体会到袁珂这个名字的特殊意义。读人类学和考古学，要阅读一些刻板的教科书，也要死记硬背古代留下的坛坛罐罐的形态。大学期间，课堂的学习时常令我感到没趣，课外我便搜寻了一些不怎么会影响学习、同时又能给人乐趣的著作来阅

读。袁先生写的书，总是我的首选之一。他的名字，与一幅幅生动的古史图像总要联系起来。他的文字，令我能从掩埋古代文化墓葬、灰坑及城址里，透过工具、武器及生活用具的残件，想像到曾生活在中国大地上操作着这些器具的活生生的人。

在我的心目中，袁老是中国神话学的集大成者。前些年，马昌仪先生曾编选《中国神话学文论选萃》（中国广播电视台出版社1994年版）。这部书分上下两大卷，洋洋洒洒百余万言，其中只选了袁先生的个别作品。马先生给这部文集书写的引论，题目是“中国神话学发展的一个轮廓”，文章为中国神话学的复杂历史提供了一个概要的说明。马先生认为，神话学这门学问在中国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发展。在上个世纪初，国人从东西洋引进神话学的概念，开始探索中华民族的起源，期待据此启迪吾族之民智。约从20年代到1937年，作为学科神话学，终于在中国落脚，从业学人多数从事上古神话研究。从1937年到40年代末，中国神话学进入一个新时代，在视野上得到拓展，加入了西南少数民族神话的研究。50年代到70年代，随着民族社会、历史、语言调查的深化，少数民族神话得到了系统的搜集整理。袁先生出生于中国神话学的启蒙时代，那时中国神话学的第一个时代已确立，他也无缘于中国神话学第一代人。但是，因袁先生是从中国神话学第二代开始便持续地研究神话直到21世纪开初，他综合了后三个时期的主要学术成就。

在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内叙述我们的神话，袁先生在治学上有他自己的妙处。他拒绝生硬地定义汉族与少数民族神话的“族性”，而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于从跨民族的比较研究中寻求相互的印证和启发。因而，袁先生的神话学本身包含着一个缤纷多彩的世界，它既能唤起我们对华夏上古史的记忆，也能为我们了解这个偌大的天下的“神话式自传”之丰富文本提供一个重要索引。

作为袁先生的晚辈，我没有资格对袁先生的学问“说三道四”。然而，既然接受了作序的任务，要制造点什么“张力”，我也就不能不“就什么说点什么”。袁先生的神话学发轫于一个时代，成熟于另一个时代，其间经历的阵痛，恐怕与神话口传史到文字记录史过渡中所经历的，可以比拟。我感到，他的叙事存在内在的张力。为了论证中华民族也是一个有着深远的神话传统的

民族，袁先生用一个并非是属于我们民族的理论框架，将华夏文明体系内部的多彩叙事定义为与希腊罗马的“创世神话”与“英雄史诗”对等的传说。发现这一对等性，固然有助于证实一些西方神话学家的荒谬——他们曾一口咬定“中国是一个缺乏神话的国度”。不过，在做这件功德无量的工作时，袁先生或许也受到了从西方古典人类学中衍生出来的决定论的影响。决定论是西方认识人与自然关系的方法之一，但经过不同国度的知识分子的加工，也曾转变为某种非西方化了的“本土观念形态”。

袁先生的学术成熟期，中国学术处在一个矛盾的年代。“进步”的观念发于欧洲中心主义的社会科学观，也正在为非西方社会的“民族自觉”提供思想支持。欧洲以外那些“没有历史的人们”迎接接着的民族自我认同观念亦是如此，它与全球性的进步论融合在一起，从传统的延续性与文化的整体性两个角度，双管齐下，促发着非西方人民的“文化自觉”。作为个人，袁先生与其他的作为个体的知识分子一样，难以摆脱时代的影响。在他的叙事里，一方面，“劳动”、“斗争”、“生产”这些“哲学字眼”反复出现，另一方面，这些字眼总带着“华夏记忆”的延续性与整体性意味。这样一来，他的文本构造出一种特殊的双重性。

于是，在这部由出版社慷慨地呈献给读者的作品中，除了能找到古史的见证，从而重新体会神话雕刻着深意之外，我也能搜寻到自己不敢苟同的方面。坐在我自己的书房里，翻阅着《中国古代神话》，我反复设想：给我们添加文化心理压力并非出于袁先生的本意。我想像我与袁先生有“心灵相通”的一面，我企求在他讲述给我们听的故事里能寻找到同样的感受，而我也以为，为了实现这种真正的心灵沟通，我有必要从不相通之处出发，去寻找不同观念之间的连接点。

在我看来，袁先生的神话学里时隐时现的那种双重性，主要来源于一种表面上有助于“民族精神”营造的普遍主义自然与人对立论；而在我的想像中，神话学最辉煌的一面，却是它为我们这些过于轻信人自身力量的现代人重申了“人是自然界的产物和成员”的这个遗训。若是说“创世神话”这个概念真的能够用于中国神话的解释上，那么，与其他“创世神话”一样，我们的老祖宗创作的神话，陈述的也正是文明在离开自然界时承受着的负担。从开天辟地，到文化制度的创造，到文明与国家的兴起，这

些令现代人觉得振奋的“进步”，表面上符合近代西方中心主义文化进化论的世界观，但实质上却与之大相径庭。这些“原始思维”的痕迹，记录着早期的人感受到的、已被我们现代人忘却了的离开自然母亲的苦痛。卡西尔（Ernest Cassirer）曾指出，神话“表达了人类本性的共同意愿，即企图达到真实，生活在一个富有秩序的宇宙之中，克服那种天人无分、缥缈不定的混沌状态”（《国家的神话》，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页17）。用“劳动”、“斗争”、“生产”等词汇来形容人与自然关系史中产生的“进步”，自有它在这一方面的哲学理由，但也因此有它的武断之处。这一做法使我们在乐观地使用“进步的天平”来衡量自身的“文化水平”，也经由此，使我们在观念上陷入到近代的“物竞天择”论中，无法充分地从神话自身出发去理解古代世界之意义。

对于天与人，不同的文化赋予了不同的价值；而希腊罗马神话中的宙斯，也并非是我们中国的“天”。人们完全可以猜想，二者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都曾被表述为一个人格不完美的“暴君”，只是到了后期，宙斯成了人格化的主宰，而“天”保留了它的混沌性。然而，对神话世界实施逻辑化，显然属于一种“语言暴力”，它强制性地将近代逻辑强加在神话的混沌秩序之上。回归这个混沌秩序，我看到袁先生讲述的那些故事自身的意义：它们有时说，天地都生发于人自身的“生产”，有时说，人为了生存，必须先依靠后羿们，让他们射杀十个过热的骄阳中的九个。我因此也看到一个差别：宙斯永远只有一个，其他的文化英雄都是他的部下；而在中国神话中，尽管混沌的天也只有一个，但它的“父权”时常要遭到那些被迫离开大地母亲的人们的抵抗，因而，中国上古的文化英雄，大多没有被想像为“天的部下”。

“神话是在什么地方终止？而历史又在什么地方开始？”这是结构人类学大师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 - Strauss）给自己提出的难题（《结构主义神话学》，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页96）。神话开始于自身，衍生出来的历史也恰是自身的终结。当天子宣称自己是“天子”时，他既终结了天的神话，也开启了从氏族社会通向政治社会的大门。因此，在从事中国神话学的研究时，我们不仅应将境内各民族的神话传说当成互为关联、相互印证的整体来叙说，也应同时在“中华民族多元一

体格局”里梳理卡西尔意义上的“国家的神话”与其他叙事方式之间的重要差异。

大概说来，在“三皇五帝”的神话中，英雄的概念往往是“天”的合法性产生的基础，而在口承的民间叙事里，人民的传奇则持续地表达着各种对“混沌初开”的面貌的记忆（特别是不断重申生育和两性关系的决定性）。接着，中国上古史通过“礼仪秩序”来表达二者之间的关系。为了使合法性具有内容并因此受到接受，早期文明必需在人民的传奇基础上制作自己的神话，使“天”的观念从人民的传奇中崛起并凌驾于人民的传奇之上。如此一来，中国古代神话形成了某种“上下之别”。卡西尔意义上的“国家的神话”对于“混沌”和“乱”的“治理”，及“人民的传奇”停留于对“混沌”及其生育力量的回归，继续在“礼仪秩序”中延伸，两者之间的关系和差异得到制度化的维护。

生活在我们这个以礼仪为社会的传统中，袁先生表现出对神话的终止与历史的开端的同时性、国家的神话与人民的传奇的综合性的充分敏感，他汲取了决定论的若干因素，建造起了一座储藏“民族自传”的大厦。为了“创造阅读张力”，我这里对此做了点零星评论。我无非是想说：在我看来，神话学，首先应是比较神话学，是比较历史研究与跨文化研究的伴侣，而非是一种神话学对另一种神话学的支配。我从袁先生经由神话学创建起来“民族自传”大厦里，看到了这一道理的意义，也想要借此表明，中国神话学的研究，应更明确地阐述一种非决定论的哲学：“民族自传”的大厦内部若没有“和而不同”、“合二为一”的结构，若缺乏将局部连接为整体的“礼”，便失去了矗立于世的文化根基。我愿以这一可能已被不恰当地表达出来的读后感作为符号，来表达我对袁珂这位曾给我的少年时代那么多乐趣的伟大神话学家的怀念。

王铭铭

2003年12月3日一稿

12月6日二稿

原序

——袁珂

沈雁冰先生早年在《中国神话研究》一文里这么说过：“中国神话不但一向没有集成专书，并且散见于古书的，亦复非常零碎，所以我们若想整理出一部中国神话来，是极难的。”二三十年以来，也颇有学者在中国神话的研究方面做了不少的工作，从荒地上开辟了一些约略可行的路径，但是却一直没有人来做整理中国古代神话成为专书的这项工作，而这又实在是很重要而必须做的一件工作。

在我童年和青年时代，一直就很喜欢童话、神话、传说……这类人民的口头文艺创作，以后涉猎到了古书里的一些神话资料，一方面惊讶其丰美，同时又不能不惋惜其零碎，因此终于不顾自己学识能力的浅薄，竟把它们缀集起来，写成一部比较有系统的完整的东西，就是一九五〇年年底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古代神话》。这本小书，尽管还有一些缺点和错误，但因为读者的需要，还是每年都在再版，到一九五五年底，已经印了六版。在书籍出版的几年中，常想抽时间把它再订正和改写一遍，由于种种缘故，这愿望很久没有实现。直到去年，才下定决心要实现改写的愿望，经过读者的敦促，出版机关的赞助，领导上的同意和本人为时将近一年的努力，这一愿望终于实现并且改写完成了。

改写本的篇幅，扩大到几乎是原作的四倍左右，很多章节，都是原作完全没有的，即有也往往面目迥异，可以说不是在改写，而是在另起炉灶地重作。除了旧的材料尽可能地运用进去以外，又加入了两三倍于旧材料的新材料。全书所注明引用的神话传说的片段，不下千条。连同虽引用了而未加以注明的，实在在千条以上。要把这些碎片搜集起来，排比，考订，汰其重复，去其矛盾，扫除其历史家、哲学家、神仙家所加予的烟瘴，还它的本来面目，把它安排在一个适当的位置上，用艺术的炉火与匠

心，熔铸它成为结晶的整体，这工作确实是相当繁杂的。我尝试着这么做了，自然还是做得不够好，不过比较起先前的那本简陋的小书来，总算是又跨进了一步。

在经过彻底改写的这本神话里，视野是大大的扩张了：不但运用进去了许多新的神话资料，并且连好些仙话和传说的资料也都运用进去。这在以前是不敢这么大胆运用的，后来从大诗人屈原的那篇神话、传说、仙话……无所不包的汪洋浩瀚的诗篇《天问》中，才悟出神话、传说和仙话实在不应该那么判然的划分，它们在古代人民的口头传说里，实际上恐怕也是彼此包容，划分不了的。因此我才从谨小慎微的窘境中放开手来，采择了一些历史传说和仙话的资料进去，这么一来神话的时代延长了，神话的领域扩大了，而且触类旁通，左右逢源的结果，连一些看来是哲学里的寓言的东西都复原成了神话资料而被运用进神话去：像《庄子》里的鲲鹏之变，黄帝遗失玄珠，藐姑射仙人……等等。

在放开视野寻找传说和仙话的资料来充实神话内容的过程中，当然也不是兼收并蓄、不加甄选、随手摘拾的。实际上也还是经过相当的选拣的。例如传说，就尽可能避免近于历史的一类；仙话，也只选取了几个古仙人如赤松子、宓封子、彭祖、师门、嘒父、王子乔……等的行迹，并没有把《列仙传》或《神仙传》里的仙人们都搬列进去。偶然叙写到一些修仙慕道的小故事时，亦可加以调侃，或斥其虚妄，足见作者在运用这些资料时其态度也和运用神话的资料有所不同。

古代的风俗习惯：如求雨的暴巫聚尪，逐疫的游行呼噪，高裸神庙前的唱歌跳舞……都很有趣而且和神话有密切的关系，所以也不惮词费将它们叙写进去；至如有关神话的祖国的壮丽山河，名胜古迹，在谈到的时候，也有意地加以刻画和点染——这也是使视野扩大的因由。

从改写的本书里可以看到：减少了一些不必要的议论，而增加了许多文学笔墨的叙述和描写。这在先前也是没有充分做到的。现在则突破了无谓的拘谨，能够较充分地发挥想像和推想了。这种想像和推想的发挥，尤其在夏以后的一些章节如王亥和王恒的故事，姜太公遇文王……等可以见到，使文章在这些地方显得比较活泼而有生气。但是这些想像和推想，仍然是从一定的根据出发，不是架空的玄想。

有些同志希望我用纯文艺的体裁来写作一部神话，不要用目前这种夹叙夹议体；我感谢他们为青年也为文艺着想的好意，将来也许我会尝试为之，大胆地写出那么一部来，可是目前，由于中国神话散碎的特点，又是做初步的整理工作，要不用这种体裁，好些东西就都缀集不起来。用了这种体裁，倒觉得既不失为谨严，又比较方便灵活，所以还是用了。

本书章节后面的注释和引文，花去我的时间和精力并不比正文更少，为的是说明所整理的神话有那些资料的依据，安排是否恰当，理解是否正确（有的注释和引文还担当着补充正文之不足的任务），同时也为了引起青年们研究古代神话的兴趣，并不是为注释而注释，为引文而引文。所以虽然附以注释和引文，也尽量求其简短。例如内中就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引文，都是摘引。原都在删节处加有虚点“……”的，后来觉得虚点太多，既碍视线，且占地位，于抄录时才一概删掉，只除了文章过于不连贯的几处还保存着以外。我想这当无碍于去查对原书和对所引资料本身作初步的理解的。

郭沫若先生，是我衷心敬佩的一位文艺和学术界的大师，从他对屈原诗尤其是《天问》一诗的研究和翻译，我得到了不少的教益。本书里有些地方对神话资料的理解，就是采取郭先生的成说。但也有的地方，是我的意见和郭先生的意见有出入的，也就不揣冒昧，径自写出了我的意见，以就教于郭先生，略存“百家争鸣”之意，想因此或可得到更多的教诲的。

最后，本书的完成，得到四川大学领导上和图书馆的两三位同志的帮助不少，尤其是图书馆出纳处的两三位同志，热心可感，惠我实多，谨此致谢。

一九五六年十月于成都。

最近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实行业务上的分工，将我国文史哲方面的书籍通通归于中华书局出，原准备今年由商务印书馆重印的拙著《中国古代神话》，现在就改由中华书局印行了。这本书，虽然由于读者的需要，印行了几次，自惟缺点和错误还是不少，因而在重印前，又作了一遍修订。为了照顾到原来的纸型，没有太大的改动，只能说是小范围的修订。但综计大小处所，亦

不下百余，从几个字的小修订到几百字的大修订都有，也可算是尽了相当的努力。其间编辑同志所提供的意见，读者的正确批评，也都尽量采入于所作的修订中。又原书的错字和错误的标点符号，在这次修订时，又校出改正了不少，亦差足自慰。然而还有未惬于心的，那就是限于自己的学识、思想水平和艺术表现水平，不能作到想望中的完美。只有期之于今后继续钻研努力，更进一步地提高了。

——一九五九年国庆节前夕，于北京。

目 次

序	王铭铭 (1)
原 序	袁珂 (1)
第一章 导 言	

一	(1)
神话不是空想出来的/神话的起源和与劳动的关系/反抗神的神的出现	
二	(4)
中国神话只存零星片段的原因/神话的历史化/诗人和哲学家对于神话的保存与修改	
三	(8)
保存神话资料最多的一部古书：山海经/山海经的图画和文字/山海经有散漫和疏略的缺点/还有必要对这部书的文字方面作深入细致的研究	
四	(10)
神话的演变和发展/神话和迷信/神话和传说/神话和仙话/为什么要研究神话	

第二章 世界是怎样开始的（上）

一	(16)
屈原天问里提出的问题/混沌给儵忽凿了七窍/阴阳二神经营天地/巨灵“造山川、出江河”/治理洪水受责罚的鲧汉夫妇/鬼母吞吃她的儿子/钟山的烛龙神	
二	(21)

龙狗殷甄的故事/从殷甄到盘古/盘古开天辟地/盘古的神力和变化/盘古和烛龙神/盘古的葬所

三 (26)

诸神创造人类/汉画里的伏羲和女娲/雷公的被囚和遇救/一颗牙齿的伟大作用/伏羲女娲在葫芦里躲避洪水/哥哥和妹妹的结婚/人类的由来

四 (33)

华胥氏之国/雷泽边上的巨人足迹/天梯的种种/都广之野的建木/木神而兼生命之神的句芒/伏羲的创造和发明/“钻木作火”的古老传说/伏羲的后代

五 (40)

女娲抟黄土造人/女娲建立婚姻制度/高禖神庙的欢乐盛会/水神共工和火神祝融的战争/“女娲补天”

六 (47)

大蟹和陵鱼/归墟里的五神山/海神而兼风神的禺强/龙伯国大人的开玩笑/仙山的传闻/“黄金时代”的上古/笙簧、芦笙和“跳月”/栗广之野的十个神人/女娲的退休

第三章 世界是怎样开始的（下）

一 (58)

太阳神炎帝教人民播种五谷/炎帝在医药上的贡献/炎帝的子孙后代/追随赤松子升仙去了的炎帝的小女儿/巫山的朝云和暮雨/“精卫填海”

二 (64)

少昊诞生的神话/有趣的鸟的王国/被抛弃在大海里的琴瑟/少昊和蓐收的神职/国王丑受到了应得的惩罚/少昊的子孙后代/“大傩逐疫，穷奇食蛊”

三 (72)

颛顼和禺强/颛顼叫重黎隔断了天和地的通路/讲究礼法的颛顼/颛顼的子孙后代和他的鬼儿子们/彭祖长寿的秘密/颛顼叫猪婆龙演奏音乐/颛顼死后的奇怪变化

四 (81)

神和人发生了距离/给人带来灾祸的奇禽怪兽/奇怪而于人无害的生物/药用的动物和植物/熊穴、九钟和鼴鼠/山林水泽的鬼神/善良的天帝帝台/古神泰逢

第四章 黄帝和蚩尤的战争

一 (94)

黄帝和“皇帝”/昆仑山上的帝都/半天云里的花园/视肉/火老鼠和火浣布/妖媚的武罗神/象罔找到了黄帝失落的玄珠/玄珠给震蒙氏女儿偷去了/玄珠变做了三珠树

二 (104)

五方的上帝/鼓和钦捣谋杀葆江/受到惩罚的贰负的臣子危/神荼和郁垒/“夜游神”/知道天地鬼神事情的白泽兽/黄帝的子孙/黄帝在西泰山会合天下鬼神/晋干公听清角

三 (113)

关于蚩尤的种种传说/蚩尤赶走炎帝，鼓动苗民反对黄帝/蚩尤和黄帝双方军队的阵容/黄帝冲出大雾的包围/魑魅魍魎怕听龙吟声/天女魃和应龙的战功/被人们赶逐的旱魃/奇异的军鼓

四 (121)

幽都的守卫者/“夸父逐日”/夸父死后的遗迹/玄女传授黄帝的兵法/黄帝杀蚩尤/枫林、盐池和蚩尤坟/角抵戏/蚩尤和饕餮/上帝儿子们的隐忧

五 (129)

庆祝胜利的“桐鼓曲”/蚕神献丝/蚕马的故事/黄帝和嫫祖在蚕织事业上的贡献/牛郎织女的故事/孝子董永和七仙女的故事

六 (139)

“愚公移山”/断头的刑天/传说中黄帝的创造发明/黄帝的游踪/荆山脚下铸造的宝鼎/黄帝乘龙升天/王子乔试验崔文子/“鸿鸣天上、犬吠云中”的趣剧

第五章 帝俊、帝喾和舜

一 (146)

从甲骨文看帝俊的形貌/帝俊的妻子：太阳女神和月亮女神/帝俊和五彩鸟交朋友/五彩鸟、凤凰和玄鸟/帝俊的竹林/帝俊的子孙后代/巧倕没有地方使用他的巧

二 (152)

帝喾叫凤鸟天翟表演舞蹈/“日寻干戈”的弟兄俩/梦吞太阳的帝喾妃子/“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寒冰上的弃儿/后稷教人民栽种五谷/后稷的葬地

三 (157)

喝野菜汤、吃糙米饭的尧/蓂英和莲蓬/神羊替法官皋陶断案/一脚夔的音乐创作/驱妖除怪的重明鸟/仙人偓佺/击壤老汉的议论/许由和巢父

四 (162)

瞽叟的怪梦/舜和象/孤儿的悲苦/舜做了天子的女婿/恶徒们的阴谋/大鸟从火烟里飞出/井底的遁逃的龙/忠厚的哥哥和难为情的弟弟

五 (171)

又一次阴谋失败了/舜接受尧的考试/好心化除了恶念/舜弹五弦琴，唱南风歌/舜的死/遗恨在湘江/关于委蛇的故事/鼻亭神/宵明和烛光/舜的子孙后代

第六章 羿和嫦娥的故事

一 (179)

十个太阳给尧带来的苦恼/日初生的景象/羲和妈妈伴送爱儿做一天的工作/孩子们的恶作剧/女巫的神通和本领/奇特的求雨仪式/凶恶的太阳晒死了女巫/帝俊派遣天神羿到下方为民除害

二 (185)

羿射十日/羿杀猰㺄/羿和凿齿战斗/羿诛九婴/“大风”惨死在羿的手上/羿斩杀巨蟒/羿捉住一只大野猪/上帝不喜欢吃羿奉献的野猪肉/羿和他的妻子嫦娥不睦/羿的漫游

三 (193)

羿和宓妃的遇见/诗人笔下描写的宓妃/宓妃为什么忧伤/风流潇洒的水神河伯/“河伯娶妇”/河伯给澹台子羽羞辱了一顿/两个家庭内部的纷扰/河伯的暗探们/羿射中河伯的左眼

四 (203)

浪子回家/死神的阴影/西王母的传说/弱水、炎火的昆仑山/羿向西王母求得不死药/有黄替嫦娥算命/“嫦娥奔月”/美貌仙子变成了丑陋虾蟆/月宫里凄凉的岁月

五 (210)

走向覆灭之途的羿/逢蒙向羿学射箭/密林边上的暗箭/羿死在阴谋的圈套里/尸郭、终葵和钟馗/万鬼首领的宗布神

第七章 鲧和禹治理洪水

一 (216)

历史上洪水记载/哀怜人民痛苦的鲧/猫头鹰和乌龟的献计/鲧偷取上帝的息壤去平治洪水/鲧被火神祝融杀戮/虬龙禹的诞生/关于鲧的变化的种种传说/鲧到西方去求医/诗人的叹伤

二 (223)

禹受上帝的任命/禹会群神，逐共工/河伯献给禹治水的地图/伏羲赠送玉简给禹/鲤鱼跳龙门/三门峡禹王治水的遗迹/禹降伏无支祈/错开峡和斩龙台/伯益和他的鸟子鸟孙

三 (229)

九尾白狐的献瑞/禹和涂山氏的女儿结婚/轩辕山下的熊和嵩高山下的石头/禹游历九州万国/北极的仙乡/禹杀九头怪物相柳/大章和竖亥丈量大地的面积

四 (235)

天帝赐给禹元珪和神马/禹铸九鼎教人民辨认奸邪/秦始皇在泗水打捞宝鼎/禹治水的辛劳/禹的死/息壤的散落处/禹余粮

五 (239)

蚕丛和鱼凫/溯流而上的怪尸/鳖灵治理洪水/望帝化鸟的传说/金牛、力士和美女/李冰诛杀蛟龙/关于二郎神/人民祭祀李冰父子的盛况

第八章 远国异人

一 (247)